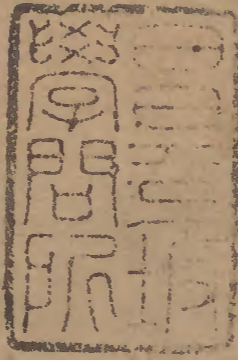


佛祖通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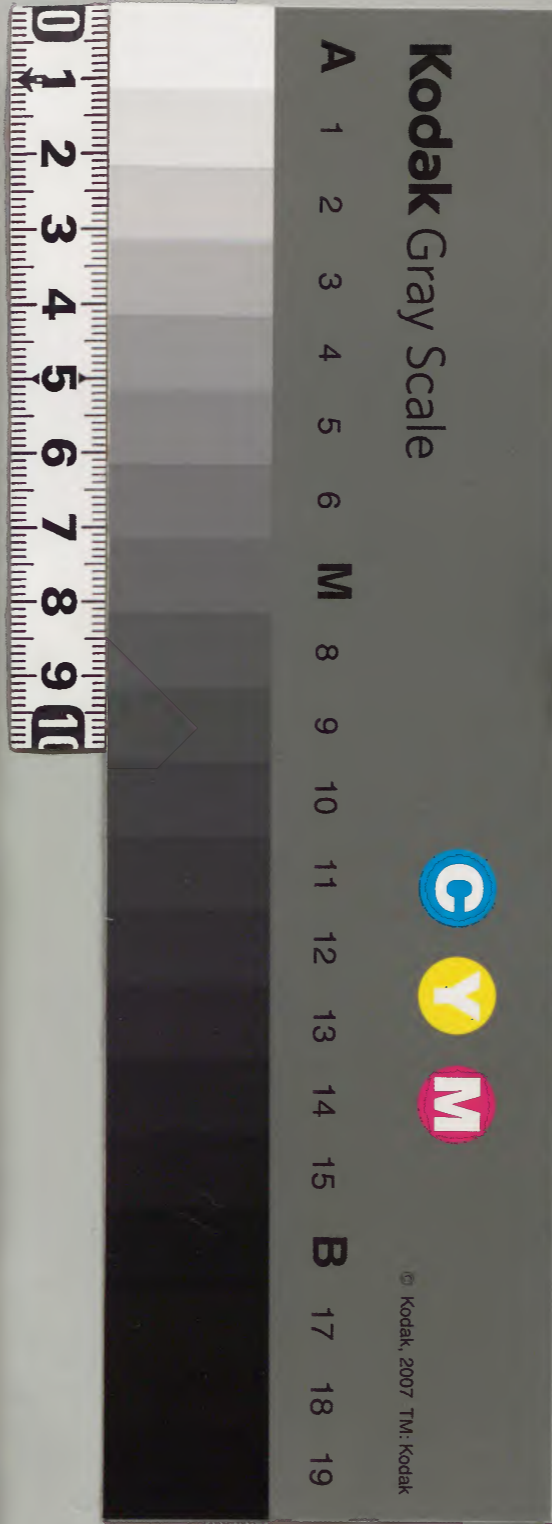
十五



漢書門			
三	三	三	類
三	四	四	號
九	八	八	函
二	二	二	架
二	二	二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一	三	三	書
函	四	四	類
二	二	二	號
八	二	二	冊
架	二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47
冊數	22 (15)	
函號	310	13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丙戌

憲宗純改元和

宗長子以北突厥承瓘為枯討
白居易陳自中官為統帥者天
下安寧咸謂中興之主北方天帝降夢令具佛
法帝不承命愛服丹藥致性慄急後為中官陳
弘志弒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
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在位十

信州鷲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
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
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

五年

通載十五

詔師
論議

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
提上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
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
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
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
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這一點尚不
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
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識識安
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
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

上知
作去
聲

冠去
聲
冠平
聲

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
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
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
中月如何攬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
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元和十三
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
之塔侍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
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為人癯野好冠
樺皮冠著木屐裘衲縵縷狀若風狂笑歌自若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牖
流所

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爲方外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萊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頭陁苦行精敏絕倫其爲豐干寒山所器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惟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鼻有殘牖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雖古名流

寒山
詩

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白幘且愛褰屣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子非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迂延倚岩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顏兒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如甘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至食

時對佛而食又於橋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為者耶寺僧深怪之不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為烏鳶所殘拾得杖擊神而嫺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同由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閻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閻丘聞而見之干命水喫濡之須臾所苦頓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吉利普賢

差
介楚

閻丘
訪豐干

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冝後也閻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苑宇蕭條虎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閻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弥陀汝不識禮我何為遽逐寒岩次日閻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荆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歷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

丁亥
符載
撰天
皇碑

通車十五

禽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洪
 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
 王神節使回心設禁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
 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
 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
 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
 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
 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
 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
 信即龍潭也○論曰寂音尊者曰荆州天王寺道
 悟禪師如傳燈所載則曰道

蕭章

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
 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
 竹林寺受具首謁禪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
 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
 四月示疾壽六十膺三十五及觀達觀顯禪師所
 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
 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号道悟諸宮人姓崔氏即
 子玉後亂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翦律師出家
 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
 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
 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
 故復還諸宮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
 日歸寂壽八十二膺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
 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
 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誤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
 悟名圭峯峇斐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
 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經山今妄以雲門臨
 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覺夢堂重校
 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錄三千
 卷自曹溪下列為兩派一曰南岳讓議出馬大師

覺夢堂序

通車十五
 卷六

一曰青原思出石頭迂自兩派下又分五宗焉
 大師出八十四負善知識內有百丈海海出黃檗
 運大為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
 出仰山寂故號為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
 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鑑鑑得雪峯存存下出雲
 門偃號雲門宗次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
 益号法眼宗次石頭迂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
 下得惠真真得幽間間得文賁三世便絕唯藥山
 得雲岩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是為曹洞宗
 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
 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
 宮人也崔子王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
 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
 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奮處故復還諸宮一曰江
 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
 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
 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
 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託人摺拾而得其差誤
 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雖列
 剝據位立宗者不能畧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

張公及呂夏鄉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
 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
 且天皇道悟下出箇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
 敢嬰其鋒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
 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顯禪
 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
 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賈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
 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作用殺活不
 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信吾擇法驗
 人不謬耳寂音曰老峯答裴相因宗趣狀列馬祖
 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
 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槩以
 傳明達者庶知五家
 之正派如是而已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
 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宵開示之亮便禮
 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

南藏十五

六

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
何曾錯

已丑

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
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
堂圖即禁鞭背刑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
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
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
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文章雅正贍縟當時
公鄉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為銘紀雖動止無外
飾其醞籍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播紳羽

儀

草衣
傳

析
各他

德輿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南岳有清淨
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
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
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
也遂以草衣号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
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囂然此身
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
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
然虛無身及智惠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

鞿居希

稊田梨 稗旁卦

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
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
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
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
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縻
鞿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
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
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
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
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

以為楞嚴之妙百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
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
志乎石

庚寅

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
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躰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
廣大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
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
可觀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
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
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

無著
見文殊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
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
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敕
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
涼國師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
前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
山翁野兒瓌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尔
來何為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
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

莫
去聲

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
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綉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
瓈盃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
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
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衆曰或
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
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
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即去翁投袂
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
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

也不可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珠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

五臺徃徃頻與文殊會晤云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今崇福寺

辛卯

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憚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湊憚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

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虧實相号桓岩姓謝晉亂誓服緇褐權

德輿作記余如傳燈錄

龐居士傳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上亡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

通載十五

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
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余玄機妙句竦動諸方與
丹霞寂友善一日訪百靈和上路次相遇靈問日昔
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
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
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靈
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
又訪則川和上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
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
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

差欽音

云龐公鮮徒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只是欠箇
幘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次士
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怕答
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
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
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又訪松山和上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
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為人人有分所以道不
得士云阿兄因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
云灼然灼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

通鑑十五
卷之五
十一

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舉起橐子時又訪齊峯和上峯云俗人頻來僧舍討什麼士回顧兩邊云誰恁麼道誰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士云卻在這裏峯云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峯回首云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林和上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士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

售
承
靈照
女霞
丹霞

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耳林乃掩耳士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歛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日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

壬辰

諸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岳弥陀和上碑其詞曰在
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
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
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
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
羸形垢面躬負薪槲以為僕役而媠之乃公也凡
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
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

媠
先以
結九

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户不拒不營
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弥陀寺施
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
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
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
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田正定趣安樂國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
之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
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
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薄

各伯

身毒
音擗音篤

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
為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
迹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
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
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
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
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
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為之記曰中
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

後同

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眾寶以為
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
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出三
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
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
顛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
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
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

通載十五

十四

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
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
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
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誓茲字以開後學有信士
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
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
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
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
起信焉

癸巳

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

講居衡岳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爲吾達解
如此而不遇賞音偶一日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
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關人
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
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
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群鳥大集搏
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
誓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旨結茅
于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

化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
天幻百端師之學徒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
十年方滅迹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
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
不聞無盡繇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恠不
恠其其恠自敗云

甲午

(一) 吳元濟反
拒官軍

定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
福州長樂人卯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
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

輻
六方

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迂化師
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
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
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
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
法莫記憶莫緣念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
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
日出相似名為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
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
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

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
有為無為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
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
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
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
貪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
干于懷糞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
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
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
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

聞
去聲

憶
章音

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
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
自由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
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
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為
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一切法
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
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
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
淚心裏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

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爲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凝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

差
聲平

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土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

為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
住持未有規度乃翔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
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既為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
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為尊也學眾
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牖次安排設長連牀
施施架掛塔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
略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
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座
主事徒眾鴈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

施
支羊

時隨眾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
每用主領一人營眾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
形混于清眾并別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檢舉抽下
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
集眾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耻辱焉
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
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岳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
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
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

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
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
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五年
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
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
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宦世家潭
州為大族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
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
侶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
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

侶
早空

匱
支余

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
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
毗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
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匱奉杖履為
侍者數百剪髦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
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
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覺以
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
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
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

竈櫃
縮

通車十五

二十一

裔金石刻辭弥億千歲
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允葬大浮圖無竈穴其於用
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
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
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
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
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
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
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

泌憬
必薄
九必
永九
官戶

乙未

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
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
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寫
來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言然將終
夜有光明笙磬之聲眾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
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
女世顯貴今主洎山戒法
南海經略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朝天子
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
曰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

通鑑卅五

二十一

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衡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滯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

度
各筵

中宗
赴詔不

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耠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

蘇徒到
鉞伐王

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而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
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
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鑑是臨勞動專默
終捐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
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唯道之褒生而
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
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
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
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

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
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羨溢于海夷浮圖是
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以文教
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
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
筆授故也柳子厚南迂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
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
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

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乃具石請予書其文

丙申

振錫
飛身
而過

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岳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震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闔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師姓鄧氏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言下契旨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

倒殖
而皆化
衣皆
順休
鼻羊
諸

償問
力強

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有奇詭父之以神異頗顯恐成惑眾乃入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眾曰諸方迂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眾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眾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眾為昇尸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啣之曰老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乃以手推之償然而踣於是闍維收舍利塔

素五臺云志壯心寬...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

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曰教中

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

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

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

訖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

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

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師嘗示衆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

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

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

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

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解僧云向者如

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

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

智力師敲頂盖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

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復一日上堂云吾今欲

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近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

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

皆疾 智 疾 皆 疾 智 疾 皆 疾

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
捧趂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
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爲愧
供奉吳元鄉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
陽宮見群芳敷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
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鄉
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鄉何不樂對曰
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鄉若昆弟但富
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旣浹旬而容
兒瘦頽帝憫而詔曰如鄉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

頽秦
醉

鄉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
元鄉至家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禪師啓曰弟
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
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爲僧鮮有
精苦者行多浮濫元鄉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
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
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
元鄉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
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光爲勸請曰官使未嘗娶
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烏窠乃

布毛
侍者

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
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鳥窠曰汝將何往曰會
通爲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
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
毛侍者云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叔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
之以序曰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
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
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
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

夥
泥計乃果胡

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
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
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撻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
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
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
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慧誠師荆則海雲
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
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
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
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

通書十五

二十一

通書十五

二十一

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求道之多半天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異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鷲樂於格鬪茂聞三寶之名不識

鷲
脂
利

鷲
利
脂

茂
結
莫
呼
甘
憨
鮮
上
聲

為善儀則婦憐其憨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恣兒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所約如故至且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

媒妁娉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
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
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
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
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
黎姿兒古野伏錫來儀自謂向女子之親詣馬氏
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
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
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
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

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一州司馬白居易
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
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
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萬來詣潯陽
請司馬白居易作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
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
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聚落錢返寺府
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
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

淨

心徐

攬
乙點

生八萬四千法門是曰若透根為用若次第若則
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
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攬苗也佛雖以一
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
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第
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
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祖
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有知故生
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二
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

姜公輔
顏真卿
楊憑
韋丹
受戒

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隸于本州景雲寺修
道德應無所任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
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祐
荆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游佛
法囑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鄉泊本道
廉訪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
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
甘露戒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
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衆生故娑婆
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

常故元和十年十一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
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身于南崗石墳住世七
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永教行止
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
門人卿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
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度後蒼蘆香裏醍醐味
滴孰反是香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
苾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
景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
入室者悲廬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

戊戌

者以真實辭書于塔碑
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梁肅嘗
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爲瑞應
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略曰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
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
歸宗曰行文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
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司其光
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
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
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

人大明宗極厭言厭幾有補于將來者實存乎妙
用綜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
存乎妙教矣議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而與清涼
華嚴疏抗衡焉

佛帝

定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于京師
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
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
音樂旌幢鼓吹騰沓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

韓愈
上表
非佛

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
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
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
後湯亦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
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
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禪夫聲

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

昇羊諸

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千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袪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

茢音列
袪音弗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於是戚里諸王奮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貶韓愈潮州
已亥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表哀謝

懌音亦

颶音具
鯀音逆

中音去

韓愈
大顛
辨問

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海上登靈山遇
禪師大顛而問愈曰子之來官于南聞以其言之
直也今子之貌鬱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
於朝而享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刑部侍郎
竄逐八千里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至潮
陽颶風鯀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氛日夕發作愈少
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黜於無入之地其生詎
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
而卒無恙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定
樂章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於此

則庶幾召愈述作功德歌詩而薦之郊廟焉愈早
夜待之而未至冀萬一於速歸愈安能有懌乎大
顛曰子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
顧其身而強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
言用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耳
何介介於胷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也則言用
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
至也苟患乎逐則盍勿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
者不擇地而安不量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懌趨
時而求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餽求位

屬之欲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茲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平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鬱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復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

通鑑十五

三十一

躄音僕
躄訖約

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不夭且亂愈恐主上之感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躄躄之臣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

通鑑十五

三十一

也舜生於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矣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夭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夭且亂耶愈攘袂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

蚩之充

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

惡去聲

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
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
人以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犬焉
犬之且莫所見者唯舜一日堯過而吠之非愛舜
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
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
舜犬之說也吾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
家必敬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
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
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

芟哥開呼
煦句呼

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
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芟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
則為枝為葉為華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
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芟也枝葉華實者人之
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恠焉孔子曰原始要終故知
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况於人而不死而
復生乎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
異類兮又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
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詐造
此尤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

慶半

主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予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聖人之爲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

幾聲平

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爲單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蚕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蚕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
蚕而不為素餐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
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蚕食於人
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蚕食於人乎今
吾告汝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
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
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
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
變革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
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

詬

許侯

訾

音紫

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
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愈
曰吾非訾佛以立異蓋吾所謂道者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
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
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
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
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

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
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
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孔子變
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
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
之遠者焉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
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
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反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
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
乎有所發也今子自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

禱
各白

旁禱孰如媿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藏往孰如晉
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
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
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
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
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
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於積糞之
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求其所
咎忙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
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

憤
吻

通鑑十一
四十一

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
大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尔性窮物之理
極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趨而
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以殘暑尚煩
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鄉等時雖餘熱朕不
為勞久之因語及愈有可憐者而皇甫鎛素薄愈
為人即奏曰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
州刺史復造大顛之廬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
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
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譽人者必其謗易發子聞吾

鎛
各伯

韓
白

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
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
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
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
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山谷謂愈見大
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復
力強

論曰奮史稱退之性復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
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

龍先
生條
愈

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
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

通鑑十一
四十一

惇矣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
讀墨子反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
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蹈偽于此踈脫
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
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
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
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
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
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
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

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矣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叅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
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
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
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
也石頭云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
頭云非關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
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
如此大須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衆曰夫
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

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
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
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
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
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
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爲
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
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郊於侍者得箇入
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河東

行
浪合

人少精敏無不通達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
推仰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叔
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旣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
詞章泛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渙而自肆於山水之
間凡十年起爲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
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
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
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贖則
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
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詞皆有師法世號

質
支義

庚子

柳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徧與友人書託以後事
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
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于州之
後堂因廟于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還故有
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
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
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
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
下深根固蒂之豈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

朝百年之憂一息廓然矣然息於防微變生肘腋
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叟而于王朝
高談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律疏
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
可為世範受業于綿州開元寺終于梓州慧義寺
於戲

穆宗桓

憲宗第三子登祚仁賢壽三
十歲葬于光陵在正位四年改長慶

壬寅

○春時雪人○太和公主
降金人○嫁回鶻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烏窠

詔無
業不
赴而
坐化

和尚道德狂駕見之時鳥窠因表松槃屈如蓋遂
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
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
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
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
居易欽歎而去自是數從之問道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阜賞詔起汾陽無業禪
師赴關阜至宣詔畢稽首柔足下白曰主上此
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辟也業笑曰

貪道何德累煩卷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
淨髮至中夕告門人慧愔等曰汝曹見聞覺知之
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
一法可得迷者爲不了故即被境惑一爲境惑流
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
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
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
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
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
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西來

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
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肇融敷等豈得不知佛
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
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陶汝諸
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
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
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敷如今天下解禪解
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
輪回思念不忘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
妄謂上流並他光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

吻
武粉

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
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
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
之流爭鋒唇吻之間鼓論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
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祿
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起况我禪宗途路且
別看佗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
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
系念大忌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
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

通車十五
四十一
有少希求而忌大果十地諸聖玄通佛理豈不如
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
佛呵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
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
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
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
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
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
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
延歲月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慧未免輪回共兄

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
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捻須償他
始得阿那箇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
若菩薩不得自謬如水凌上行劔刃上走臨命終
時一毫九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忘隨念受生
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爍
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
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招惡
果且圖箇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
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

知夫聲

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
與聖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
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
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
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
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
眼光得大摠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
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
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
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

果三賢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
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穆宗兩朝允三詔不赴
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澧里第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
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
于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
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
我持去何以反遺我邪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
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頗曉玄旨因祈出家
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
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
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
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
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
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
解師後詣灤陽龍潭棲止僧問慧中珠誰人得師
曰不賞翫者僧曰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來李翱
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
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荅具本傳

癸卯

長慶三年

○

六月新都觀泥像
生須拔之復生

○

八月帝幸興慶
宮遇持鉢僧施

綸二
百疋

甲辰

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
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慧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
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
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
慧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
厥事上下其石六赤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七赤
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

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常行立杭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又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皓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宜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諫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

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于會稽路出於杭州民競相觀覩白恠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天與地相乾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微

識音志

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
奮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
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
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
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
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
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
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中書令王
智興請於四洲置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
制可既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壇

戒壇請置

緡眉貧

泗州募願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皆
剃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
度無筭臣閱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
儻不禁過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
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
事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淆混
奔趨剃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叅百丈却回本寺受
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
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帛驢年去其師因置

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
丈和上指箇歇處其師於是集眾請陞堂說法讚
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
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其師於言下有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平江路在城甯府文壽舍人施鈔四定助刊
此卷所異桂子流芳即華

金門之詔

宣堂戲綵早趨玉筍之班



